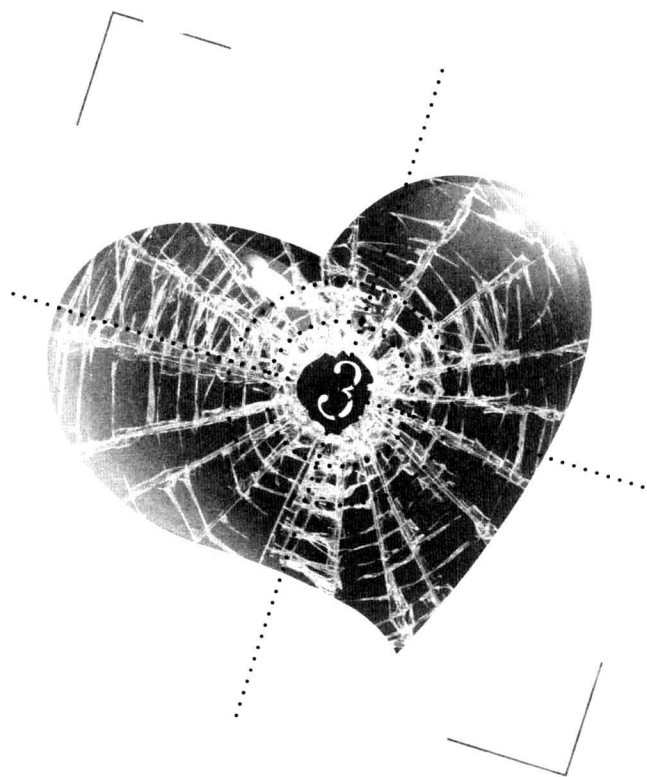


一本让男人看了不敢出轨的书 9 一本【灭三宝典】



诛三计

怜心◎著
LIAN XIN WORKS



怜心◎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诛三计/怜心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492-0545-5

I. ①诛… II. ①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66901号

诛三计/怜心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430010)

E-mail: cjpub@vip.sina.com

电话: 027-82927763 (总编室) 027-82926806 (市场营销部)

出 品 知音传媒集团知音书局 (武汉市东湖路169号 430077)

出 版 人 别道玉

统筹监制 李 文 陈 文

选题策划 朱 洙

责任编辑 朱 舒

特约编辑 蝎 子

封面设计 居 居

美术统筹 连 娜

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8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2-0545-5

定 价 2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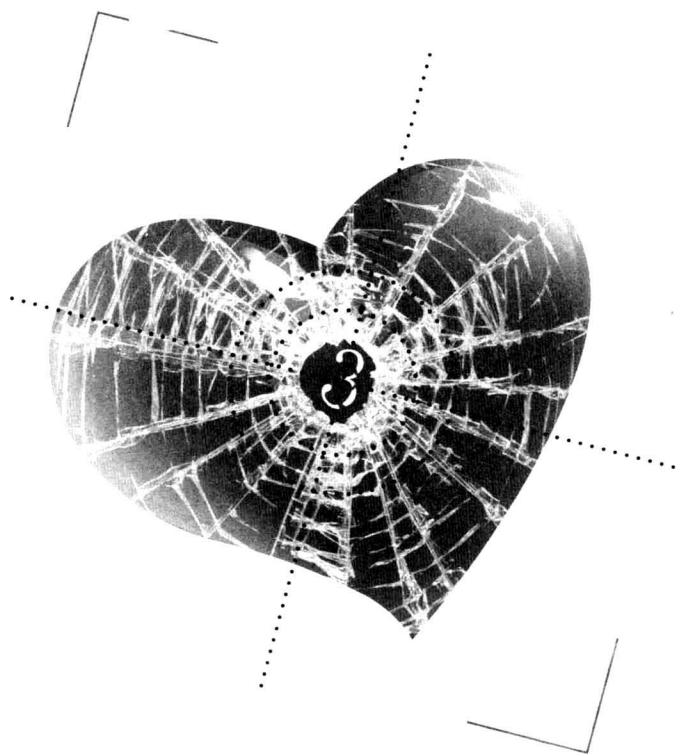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678)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恶整小三	5
第二章	卖房	32
第三章	QQ的秘密	43
第四章	与老公PMS的日子	50
第五章	诛三计	73
第六章	安装监视器	111
第七章	恶整老公	126
第八章	小三、小四PMS	166
第九章	被老公揭穿我的恶整	198
第十章	小三录音陷害	210
第十一章	连环计	231
第十二章	爆红网络的聊天记录门	247
第十三章	离婚，但请恨我	267
第十四章	恶整小三启示录 大结局	277
后 序		285



怜心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诛三计/怜心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492-0545-5

I. ①诛… II. ①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6901号

诛三计/怜心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430010)

E-mail: cjpub@vip.sina.com

电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出 品 知音传媒集团知音书局(武汉市东湖路169号 430077)

出 版 人 别道玉

统筹监制 李 文 陈 文

选题策划 朱 洙

责任编辑 朱 舒

特约编辑 蝎 子

封面设计 居 居

美术统筹 连 娜

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8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2-0545-5

定 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678)

ZHI YIN SHU JU |
知音书局 • 婚阅坊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恶整小三	5
第二章	卖房	32
第三章	QQ的秘密	43
第四章	与老公PMS的日子	50
第五章	诛三计	73
第六章	安装监视器	111
第七章	恶整老公	126
第八章	小三、小四PMS	166
第九章	被老公揭穿我的恶整	198
第十章	小三录音陷害	210
第十一章	连环计	231
第十二章	爆红网络的聊天记录门	247
第十三章	离婚，但请恨我	267
第十四章	恶整小三启示录 大结局	277
后 序		285

第一章 恶整小三

我小时候很混账，但，何止混账呢。

高米说，我做得最绝的一件事，就是十岁时，拿着稀罕的照相机，“啪啪啪”替他照了几张裸照，原因不过是他不小心将一句“你妈妈来了”顺口说成了“你妈的来了”。他说想不到这样一次口误，在他道歉了不下十次，我还一直怀恨在心。

趁他去河里跟一帮同学游泳，被别人硬扯下裤子的时候，让我逮着了机会。

照了几张裸照。

堪称精品——现在，那几张裸照还挂在卧室，以供“瞻仰”。

他一定想不到，那扯裤子的同学，是被我几元钱收买的。

他更想不到，为了这几张照片，我被老爸用棍子追着打，屁股痛了十几天。为了教训他，十足下了本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怀疑高米追我当他的女朋友，一定心怀不善。直到现在结婚了，也一直疑心，朗朗的六

月天会忽然响起霹雳。

总之，太不实在。

瞧了眼浴室，见高米还在洗澡，便拿起他的手机，无聊地看看，先将短信息看了个透彻，接着是看电话记录。

很干净。

什么也没有。

甚至连通电话记录也没有。

干净得让人心里直起疙瘩。

忽然想起了网上流传的一个帖子，说是发送同样的短信给手机里的全部人，可以看到众生面孔。我脑子一转，手指灵动写了个短信：“忽然很想你”，发送给所有人。我静静躺在床上，像个顽劣的孩童，兴致勃勃等着回信。

短信提示声响个不停。

回复的都是字母开头，高米手机里的电话号码全是用字母替代的。

翻开一看，着实得意得很。

“高米，发神经了？”

“高米，捉弄谁呢？”

“哥们儿，我可不是宝贝。”

“哥们儿，背着老婆找小蜜了？”

.....

又挥动手指，打了句：“哈哈，开玩笑呢”，给全体发送过去。信息提示发送成功，短信提示声音又响了起来。

字母是x，男女不明，信息如下：我也很想你。

顿时来了兴趣。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很兴奋，仿佛是盼抓小偷的警察，盼了一年两年，盼得心慌慌，在极度折磨之下终于逮到一次小偷。我将x的电话号码一看，以前所未有的记忆记了下来。随手将手机扔在梳妆台上，手机却再次响了起来。我迅捷地拿起，一看，又是x，信息如下：收回昨天的话，我不爱你。心里顿时失落，先前的兴奋一扫而光，仿佛是听过的那首歌：一个尖锐的女声“一直重复说：“我不爱你，我不爱



你，我不爱你……”到最后，说到连自己都无力，连自己也不相信，再声音低低地说“我不爱你”，接着号啕大哭。

删除所有信息，抱着枕头走到客厅的沙发上躺了下来，仔细盘算高米出轨的概率。

几乎是百分之百地确认。

高米洗好澡，用毛巾一边搓着湿头发，一边问：“娜娜，还不睡吗？”我盯着电视屏幕，忍不住为自己深深地悲哀了一把。高米像他的名字，长得很像混血儿，身材不止高大，而且够壮，肌肉一块一块的，根本不像小时候瘦不拉叽，所以他身边总有许多女性朋友。

他莫名其妙：“你怎么了？叹什么气？”

我脸上立刻堆起笑脸：“没什么。”抱起枕头，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回了房，往床上用力一扑，合眼睡觉。高米叫了声：“老婆。”追了过来，挤到床上，还是不放心地问：“你到底怎么了？”我翻了一个身，将被子一踢，与他的腿一起压在腿下，叫了声：“高米。”

他轻轻“嗯”了下。

我一个字一个字，近乎咬着牙告诉他：“如果你敢对不起我，我一定要你挫骨扬灰！”高米眼皮微微一抖，微笑着推开我。他起身关了灯，房里的光线顿时暗了下来，目光所能触及的地方都是一幢幢巨大的黑影。那些黑影飘飘拂拂，像幽灵似的到处转。可是，我仿佛透过黑暗，透过这憋闷的空间，看清了他的脸，嘴角微沉，心事重重。

这不是我认识的高米，我认识的他极爱笑，这或许跟职业有关。

他是健身教练。

我“啪”的一下，用力摁开了床灯。抬头一看，橘红的浅浅光线下，他目光正直直地看着我，嘴角微沉。他眼皮一抖，叫了声“老婆”，声音极轻：“睡觉吧。”

我睡在床上，听着身边浅浅的呼吸声，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买了张全新电话卡，佯装发错信息，发给X，那个晚上在心里默念了不下上百次的号码。信息是说，你以为我爱你么？我

不爱你！你跟你老婆好好过吧！

将自己描绘成一个第三者。

我想，如果这个×真是对高米有意思，一定会回复。

因为共鸣。

果不其然，信息很快便回了过来：妹妹，你发错了！

我咧开嘴，仿佛看到了跳入陷阱中的狼，笑得异常邪恶，我继续发过去：发错了？你为什么躲着不见我？我以为你敢做敢当，好好分手就算了，想不到，你竟然这样伤害我。我活着真没意思！

电话“叮叮”直响，来电显示是那个魔鬼的号码。魔鬼的声音很好听，年纪大约也小，她说：“小姐，你真的发错了！”

我声音低了一低，佯装地抽咽：“对不起……我还以为，以为……”

“没什么，你不要太难过。”她声音沉沉一叹，“我最近也和你一样，遇着了这样的事，爱上了有妇之夫。”

我赶忙叫了声：“妹妹……”

她应了一声，可能是出于同情，声音软了软：“姐姐，你不知道，现在的男人都是没有良心的。你为他寻死寻活，可是到头来，他却搂着自己的老婆，说心里想着你。”我气得直咬牙，该死的高米，最好不是你说这样的话。否则，真让你挫骨扬灰，不得好死！

电话那头的声音立刻哽咽：“说真的，我也是这样，发信息给那个男人，告诉他，我不爱他……其实，爱不爱，心里明白得很。”

我抽噎着，心里却在盘算要怎么对付她。

她反而安慰我：“你别难过，其实他老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趁今天礼拜，我让他请假，跟我见个面，看他怎么说。”

一股寒气从脚底直蹿脑门，有种想扔电话的冲动。

她说：“我将你的电话存下来，落难姐妹，保持联络。”

我哽咽说了声：“好，妹妹拜拜。”

挂了电话的那一刻，差点抓狂。立刻换回自己的卡，一个电话打给高米，我冷冷问他：“你在哪里？”

他说：“在家，有朋友找我，准备出门。”

我立刻往家里跑：“你先别出门，我有事要跟你说。”

他说：“我急着出门呢，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我灵机一动，忽然“哎哟”一声惨叫。他急急问：“你怎么了？”
我懒得跑了，蹲在地上，“肚子痛。”

他问：“没什么大事吧？”

我故意尖叫：“痛死了。”

他急忙问：“你在哪里？我马上来。”

雪白灯管下，我脸色红润得连医生也看不过去，他粗声粗气问：“哪里痛了？”不是很友善。我看了眼旁边的高米，紧紧将肚子一抓：“肚子痛。”

“哦。”医生看了眼高米，又认真盯着我，“有什么不舒服的？”

我说：“一切都很正常，就是肚子痛。”医生对我又是一记白眼，我急忙说：“可能是营养不良，所以引致肚子痛。”

高米再也忍不住，打岔：“老婆，你怎么会营养不良，你这面色……再说营养不良跟肚子痛好像扯不上边。”

我撑着肚子，虚弱无力：“可不是，怎么就营养不良了，怎么就肚子痛了呢？”

医生开始做记录，头也没有抬：“看这脸色，不像营养不良，先去抽血化验一下。”“抽血？”我睁大眼，几乎吼了出来。医生懒懒抬起眼：“对，抽血，有问题吗？”

我猛地起身：“我身体应该没任何问题，医生，耽误你的时间，万分抱歉。”转身就朝外走，怕痛呀！长长的走廊上，人来人往。高米电话突然响起，他若无其事瞥了我一眼，接听电话。他朝电话里“喂”了两声，随即笑道：“是你啊，嗯嗯，我陪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赶过来。”我眼睁睁盯着他，目光似粘了胶，一动不动，用一种悍然而幽怨的目光。我忽然一把抢过他的电话，电话那头是熟悉的女声：“高米，那我等你。”

不就是那女人。

手指微微抖了抖。

高米抢过电话，惴惴不安地挂了。

我昂起头，直直地盯着高米，他瞟了我两眼，虽然佯装镇定，可是不安全部写在了脸上。

我问：“她是？”

高米微微一笑，脸上却是僵硬：“客户。”我没做声，只是安静。长长的长廊，人来人往，喧闹不堪。灯管嵌进了墙里，射下的煌煌灯光，有些刺痛双眼，连着心脏都有些莫名地抽痛。

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一个不被我整死的机会。我低低问：“能不去？”他声音却是高昂的，仿佛带着气势的古代皇帝：“这怎么行呢？你应该知道，我们这行，客户就是上帝。”

我嗤之以鼻，心里彻底失望。

他说：“我先去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直发怵，忽然想到了那天。大红鲜花燃在了枝头，地上青草嫩绿，他捧着大把玫瑰，玫瑰朵朵妖艳。他慢慢从怀里掏出红色绒盒子递给我，那样火红颜色下，我脑里轰轰然一片空白。

手指颤抖着打开盒子。

心里在祈祷，别来个恶作剧，别是放了什么鬼东西整我。

如果是恶作剧，他一定死惨了。

寂静声中。

一枚再普通不过的黄金戒指躺在盒中。

那样金灿灿的颜色，仿佛世上最耀眼的光。

而他目光灼灼：“曼娜，嫁给我吧。”

我强抑震惊，然而声音还是发着抖，嘶哑应了声“好”，又嫌自己的声音太混浊，又响亮地叫了声“好”。

他咧开嘴，脸上的笑容仿佛玫瑰花朵朵盛开在脸上。

那样的蓝天白云，那样的朗朗阳光下。

他曾说：他爱我！

然而，当时的一切，全是被嵌进了相框的照片。当时的灿烂被定



格，照片随着一年一年的时光在慢慢褪色，在渐渐泛黄。隔着那冷冷玻璃，照片上的笑容，亦是变成冷冷而虚假的微笑。剩下的，只是泯然与虚无的无望回忆。

灵魂底下死去的记忆。

我手指铮铮地捏得死紧，可是身体内却“嚓”的一声，骨骼在碎裂，一寸一寸都在慢慢脆裂，像是有人拿了刀，一刀一刀，将骨头剔除，仅余下残渣，再也拼不完整硌人的骨头渣子。

去超市买了顶帽子，灰色的，长长的边角，还买了件极大极宽的白色T恤，短裤。整个装扮下去，连我自己都几乎认不出自己。出了超市，立刻换卡给狐狸精打了个电话。我叫了声“妹妹”，问她：“那男人来了吗？”我说，“真担心他辜负你。”

她却笑出声：“姐姐，不怕，我自信比他家的黄脸婆好。”

呸！

谁是黄脸婆！

死狐狸！

我声音一低：“这样真好……”

她忙问：“姐姐，你怎么了？”

我低低的声音，变成了轻轻地哽咽：“没事，只是……只是好想见妹妹，说说心里话。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总感觉你是个好人。”她“哦”了声，说：“我正在酒楼。姐姐，你要来吗？你可以来帮我看下这个男人，看他值不值得我付出一切？”

“好啊。”我立刻招了的士，飞奔往目的地。在车上，还一直跟她通话，小心翼翼地，避免露出马脚。

到达她说的酒楼时，将电话立刻关机。

“蹬蹬”沿台阶而上。台阶是大理石制成的，平滑，然而蹬在上面，却是陡的，仿佛一个不小心就会摔下来，摔得全身骨头都碎满地，变成满地的渣子。好不容易跑上去，放眼一扫，熟悉的面孔坐在窗边。

我拉低帽子，尽量遮住自己，憋着满腔的怒火走到他身后的空桌

上，背着他而坐。

“高米，你能来见我，证明你心里还有我。”

狐狸精的声音很嗔，我想长得应该也不赖。

高米没做声，过了一会儿，才沉沉地说：“我们应该结束。”

结束？那就是开始了？

他停了停，又继续叫了声“小蕊”，他说：“我始终觉得对不起她。”狐狸精笑了笑：“那你就对得起我？”笑声里，很多鄙视的意味。

我搁在桌上的手，微微一抖，拿着菜牌看了半天。

服务员微笑站在一旁，问我：“小姐，想吃点什么？”菜牌上，琳琅满目的菜式，仿佛全天下的美味全在这厚重牌子上，然而，喉咙里却涩得厉害。我慌慌张张、神志不清地随便指了几样，重重地合上菜牌。

高米叹了口气：“曼娜那脾气你不了解，她一旦晓得我出轨，肯定让你我都不好过。”

小蕊低低地笑出声：“高米，我不怕她。我告诉你，很多次，我都想闯进你家，看看传说的凶婆娘是什么模样。”

高米语气激动：“你千万不要随便到我家去。”

小蕊岔开话题：“有一个女人，发错信息给我，可是，她跟我同病相怜，待会她到了，你要不要见见？”她仿佛在打电话，“她电话关机，不知道怎么了。”

高米说：“可能手机没电。”

她轻轻“嗯”了一声：“虽然是发错信息认识的，但她跟我情形差不多，所以我想见见，毕竟我在这个城市，极少的朋友，你是知道的。运气好，能交个好姐妹，交流交流……”

深吸了口气。

是啊，我确实很关心她！

以后，我的关心会如同滔滔河水，汹涌澎湃，源源不绝地流向她！

我捏紧拳头，气得直发抖！

只听那小蕊又道：“高米，其实你是爱我的。只不过，你们结婚一个月后，你才认识的我。如果我们能提前一个月，那么，你就不会结婚

了。”

我牙齿咬得“咯咯”直响，跟高米结婚才一年，他就出墙采野花十一个月！够可恶的！我“霍”地起身，走向服务台，买了单，扬长而去！

招了部计程车，一路上，浑浑噩噩。一直在怨，一直在想，怎么会这样，才一年而已，可是，一年，他已经出轨十一个月。

悲哀，我真替自己感到悲哀。

司机安慰我：“小姐，别太难过了。”

我气冲冲地扭头盯着他，目光似钉子，盯着他不放。我哪有难过？我明明恨得切齿！只差将那个男人大卸八块！

司机抽了张纸巾给我。

我一愣，慢慢转头，盯着后视镜的小小面孔，竟然在流泪。我懊恼地接过纸巾，一抹，眼泪更是涌得快。

真TM混蛋。

外面的阳光已经沉了下去，夜幕已经拉开。坐在沙发上，仰头盯着那刺白的灯罩，心神恍惚听着一切声响，然而，没有听到开门的声音，只是钟声，滴滴答答，像漏斗似的，滴个不停，滴得人心烦意乱。

抬眼一看，十点过五分。

今天星期日，他说他特意请假陪我两天，可是原来陪的是别的女人。

十点过十分，门锁终于动了。

手指抹了抹眼角，没有眼泪，只有冰冷的体温。

他说：“这么晚还等我？”他坐到我身旁，语气温柔得可以招出水，“老婆，今天真是对不起，说好陪你，可是……”

我眼神“嗖嗖”射向他。

他脸皮极厚地笑着说下去：“可是老婆，你应该体谅我。”

应该体谅！

他不过犯了大部分男人都会犯的错。